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 卷二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明式

京都

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兩都賦二首

兩都賦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漢書云班固字  
孟堅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陵人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時為蘭

文選

二十一

游仙百詠史

研究所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528

共六十

0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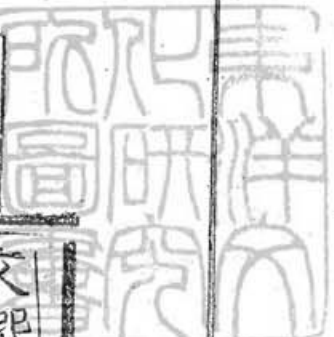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洋圖書印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王臣并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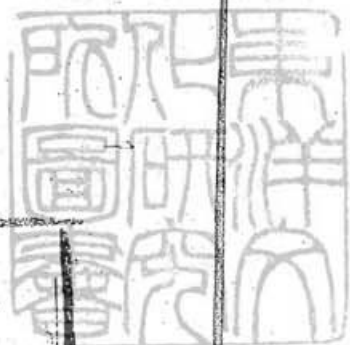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  
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

以已事誅殺三賢自殉以諷之  
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無此事人所知之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  
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

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秦穆  
曰以人從葬為殉冠子曰預左氏傳注秦穆

殺三良昔惜善本字作哉空爾為濟曰秦穆公卒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  
彰非禮故云空爾為殉善曰左氏傳曰秦伯

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

禮記注曰爾語痛也鄭玄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從結髮內侍

不訾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從結髮內侍

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臨沒要平

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

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古縻義悲切

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

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

其陳彼蒼者天纆汲井纆也縻牛轡也人生

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可

施向曰甘為殉而不退善曰說文曰劇甚也有所

咸論語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

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

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



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

###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諫史也義與前詩同

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強為而致也

唯忠義我安可之善曰言功名不由於已

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鄭

玄禮記注曰名能制命曰孝經注曰死君之難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柳下惠

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

等祭樂既沒同憂患平聲秦穆與羣臣飲酒



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誰言捐軀易

殺身誠獨難攪善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謂長夜冥冥

暗貌而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

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歸慈母去中堂東觀漢

記鄧太后報鄧閻曰長夜歸冥冥往而不反觀漢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

至也善曰禮記曰親始死則但之心傷

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之心傷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良曰蓋思自屬矣

左太冲意向多矣詩之

詠史詩八首五言



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善曰禮記曰人作賦

十曰弱冠王粲車渠善曰禮記曰人作賦

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司馬相如作子虛賦

為法則也此以邊城苦鳴鏑飛京都銑曰

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長鳴鏑賦曰永無

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鏑謂勒騎

士疇昔覽穰苴有子余反法言我雖非甲冑之士

疇昔嘗覽穰苴有子余反法言我雖非甲冑之士

甲冑左氏傳羊斟之術疇昔之羊尚書曰善穀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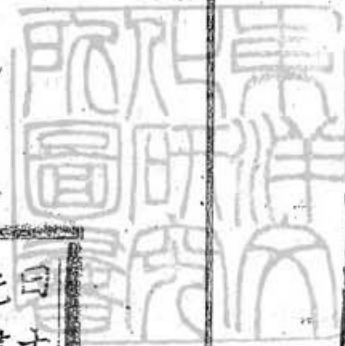
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疇昔之羊尚書曰善穀乃

將軍將兵杆燕晉之師其苗裔也齊景公以爲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朝



其中心因號曰司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曰翰  
 馬讓首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曰翰  
 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  
 勇也善曰楚辭曰臨清水而長嘯王逸楚  
 辭注曰激感也也鈔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東吳謂孫氏也也鈔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以鈔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  
 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  
 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與傲鈔刀左所見澄  
 一割之用韓詩章句曰騁施也鈔刀左所見澄  
 江湘右盼普定羌胡良曰助助皆現也左澄  
 謂取蜀在西北故云羌胡融論善曰廣雅曰助  
 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善曰廣雅曰助  
 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也爵五等爵之志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廬  
 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爵爵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離離輕細貌羨貌  
 善



曰古詩曰爵爵園中柳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毛長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濟曰彼謂山  
 謂澗松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  
 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  
 曰所以為世子何言卿大夫子不絕孔安國尚書  
 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不絕孔安國尚書  
 復也西都賦曰僚俊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  
 之域爾雅曰僚俊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  
 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良曰金曰碎漢  
 張湯子孫為侍中常侍十餘人珥插也侍中  
 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善曰周書湯曰吾  
 欲因地勢所而嚴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  
 朝一少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  
 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  
 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  
 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常侍者  
 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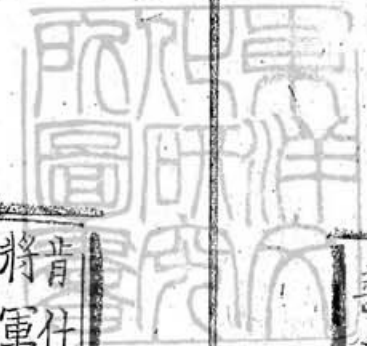
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與服志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云不見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

秦軍魏將辛垣衍往說趙秦將白起圍邯鄲

善曰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



功成恥不字受賞高節卓不羣濟曰秦軍

者為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下起之士者為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

曰魯仲連上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



有所立 臨組不肯縹 對珪寧善本 肯分

卓爾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縹也

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善曰說文曰組縹屬也

王逸楚辭注曰縹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

珪解朝曰折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

後仲連逃海上再封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

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

竟長衢竟說曰濟濟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曰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

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

師尹毛萇曰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

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惲書曰乘朱輪者十蓋人

古詩曰長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碑曰張

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

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

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

許皇后元帝姊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

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

已死封恭長子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

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嘗令

入擊磬墨子曰彈琴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

琴吹笙竽或為鼓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

興寥寥空宇內善本 作所講在玄虛濟曰寂

也揚雄素嗜酒人稀以至其門故云無卿相

興也揚雄方草太玄經以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

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無人聲也漢書揚

雄也叙曰雄家素貧嗜酒無人聲也漢書揚

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無人聲也漢書揚



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  
 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子  
 又玄衆妙之門管子道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  
 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宣尼法應之撰為司馬  
 如象論語有人問雄准宣尼法應之撰為司馬  
 如作賦甚弘麗善曰漢書曰每作賦常以司馬  
 故云擬相如麗善曰漢書曰每作賦常以司馬  
 雄常用法應之撰為司馬相如作賦常以司馬  
 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常以司馬  
 温雅雄心壯之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作賦常擬以為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  
 論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善曰  
 論語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朝曰天  
 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向日景也神州靈景都



也舒靈景於天地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  
 千里名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天翰曰紫宮  
 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天翰曰紫宮  
 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  
 山下我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濟曰我我高  
 善曰廣雅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茂毛詩  
 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茂毛詩  
 曰藹藹王多吉士自非攀龍客何為歎勿許來  
 廣雅曰藹藹王多吉士自非攀龍客何為歎勿許來  
 游良曰言我非攀龍客何為歎勿許來  
 游於此歎忽也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  
 麟附鳳翼薛綜西京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  
 賦注曰歎者言忽也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  
 由隱居之士思惡世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  
 國門追許由之迹而被褐而懷之何如子曰國語  
 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之何如子曰國語

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里門西  
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  
隨冲虛學于鬻缺許由為堯所振衣千仞岡  
讓由是退隱遊耕於中澗下欲去世塵也

濯足萬里流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  
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孔安國尚書傳曰

樂酒曰震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翰曰荆軻與高漸離及狗屠者飲於燕市酒

酣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

泣傍若無人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

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無壯士節與世

樂也已而相位傍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

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荆後

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

與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

足可陳也四愁詩序曰漢書注曰邈繇家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

鈞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

乃與鈞言君王雖貴輕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

者盡是小事雖輕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

重之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

十六兩為一鈞斤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良曰主父偃曰臣  
年身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  
各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  
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不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結髮游學



左氏傳注曰宦仕也此呂氏春秋曰父母之親薄輕  
子也于之於父母也此謂骨肉之親薄輕  
鄙之也史記曰買臣困樵采善樵本字伉儷不  
君薄淮陽邪曰買臣困樵采善樵本字伉儷不

安宅銑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道  
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無能留  
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

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擔束薪  
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無能留

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求去買臣笑曰  
久待我富貴報汝功也今已四十求去買臣笑曰

能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怒曰不能留即聽去  
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伉儷已不陳平無

產業歸來翳負郭向曰陳平家貧好讀書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翳依也善曰漢書曰陳

平家貧好讀書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翳依也善曰漢書曰陳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司馬相如君既奔  
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也如相如善曰

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與馳歸成都  
居徒四壁立而無處廣雅曰窮也楚辭四賢豈不

曰老寥廓而無處廣雅曰窮也楚辭四賢豈不  
偉遺烈光篇籍律而遺義業光於篇籍不

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  
時憂其在字填溝壑英雄有迹遭由來自

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淪於此見志  
善曰孟子曰古志士不忘填溝壑周易曰屯如

遭如國語曰古志士不忘填溝壑周易曰屯如  
何才之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

守空廬銑也曰習習習習習習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

猶隱身也籠中之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

之在籠中也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籠中鳥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枳棘塞中塗枳棘塞中塗枳棘塞中塗枳棘塞中塗枳棘塞中塗

孔叢子孔子山陵孔子山陵孔子山陵孔子山陵孔子山陵孔子山陵孔子山陵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捐不收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善曰東方朔

寸祿內顧無斗儲寸祿內顧無斗儲寸祿內顧無斗儲寸祿內顧無斗儲寸祿內顧無斗儲寸祿內顧無斗儲

迴首曰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顧古出東門

親戚還相蔑朋友親戚還相蔑朋友親戚還相蔑朋友親戚還相蔑朋友親戚還相蔑朋友親戚還相蔑朋友

日夜踈良曰良曰良曰良曰良曰良曰良曰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

榮華咄當當當當當當當

齊容卿齊大夫與秦爭寵齊容卿齊大夫與秦爭寵齊容卿齊大夫與秦爭寵齊容卿齊大夫與秦爭寵

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貪賤之士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貪賤之士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貪賤之士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貪賤之士

其有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蘇秦乃西至秦

長并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弗用乃東之趙

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秦爭寵者而使人

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為丞相二世下斯





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如丘蒼頡篇  
 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也尚書行人為隕涕賢哉此文  
 夫上善曰此行道之人廣受也隕涕善曰漢書揚心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  
 實多財為累去愚向曰廣既歸日令家具酒  
 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  
 子孫欲及君時願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  
 願文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問為廣言此計  
 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  
 所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  
 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  
 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善曰韓康伯  
 在堂歲事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  
 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



數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  
 太子太傅兄廣字子受字公亦以賢良為太子  
 家令廣謂受曰功成名立如此不辱知止不殆今  
 仕至二千石隨乞骸骨上以故鄉以壽命終不  
 亦善乎遂相隨乞骸骨上以故鄉以壽命終不  
 之加賜黃金二萬斤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大夫故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既歸鄉里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為之泣廣既歸鄉里曰賢哉二大  
 具設酒食請族人昆弟賓客與相娛樂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族其昆弟賓客與相娛樂居歲  
 子孫樂及君時願立產業基址今曰飲食費  
 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  
 閱職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時不念子  
 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金者聖主所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清風激萬代名與  
 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天壤俱吐此蟬冕容君紳宜見書翰曰蟬冕

者紳大帶也吐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

矣壤地也吐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佩德

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吐相謂也蔡邕

獨斷曰太尉已言冠惠文侍中貂蟬論語曰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五言

盧子諒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

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

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碑別駕

嘗覽史藉至蘭善相如徐廣晉紀曰

其人故諒之善曰徐廣晉紀曰

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其才理顯

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未波愛其才

託以道險終不遺之未波死諶依

石季龍舟閱誅石氏諶隨閔軍遇

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

徒空言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實趙惠文得

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昭王得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

趙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

寶也史記曰趙惠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

曰空言虛語非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而致患也故簡

才使秦以全國命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

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



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  
 見武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  
 之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  
 在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向曰臣舍者令繆  
 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善曰史記曰宦者  
 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善使王召見問  
 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奉辭馳出  
 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境伏軾徑入關也善曰車上橫木入關入秦  
 禮如奉和璧西八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  
 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  
 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  
 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使相如奉璧秦王坐章  
 喜相如視秦王無意相如持璧趙城乃曰臣觀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



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  
 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  
 趙而秦王相如就館驛見相如相如曰秦王  
 善曰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相如進也  
 禮記注曰秦王曰大喜毛萇詩傳曰相如進也  
 擁節也說文節所以揮奮也史記曰相如進也  
 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以示王王授  
 璧相如大相如無償趙城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臣欲觀大王無償趙城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其璧腕柱欲與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請以十五城與趙城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秦王有金八稱曰金柱連城既偽往荆玉亦  
 然銅有金八稱曰金柱連城既偽往荆玉亦  
 真還濟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亡歸于趙不  
 城謂十五城荆王謂和氏璧也趙城實不可  
 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吊趙城實不可





之下我廉頗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出  
欲屈節猶操也  
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誓  
音愆多置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  
獨念乎對曰吾不取如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  
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  
讐過也門謝善曰史記曰廉君宣惡言而君  
如曰庸人尚羞之相如曰君宣惡言而君  
將軍以吾兩人在也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也袒負荆因寬容至蘭相  
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寬容至蘭相如  
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  
相與歡為刻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

告曰謝尚書傳曰思免厥讐也  
字弛張使我歎當世聲弛濟也相如智勇當世  
秦王為張也誠可數美之我謀自稱也謂兼之  
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震智勇可謂兼之  
矣禮記孔子曰一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  
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  
姚泓善曰沈約宋書  
熈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  
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  
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和此雖  
是和詩而實詠史守善曰王儉七  
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  
佐賦詩瞻之造冠于一時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  
姚泓善曰沈約宋書  
熈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  
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  
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和此雖  
是和詩而實詠史守善曰王儉七  
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  
佐賦詩瞻之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蕩無章

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

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厲王卜洛易去隆

替興亂罔不亡

德易以廢至復興也於亂善道無不亡之者而周

子孫有之是以亡也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

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

洛以爲此天下中自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德則易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也國也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

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也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苛政猛於虎也

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曰

之苛法謂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如善

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收也如善

淳漢書注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

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

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也夫一

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曰何不去也曰無



集朱光

而集朱光其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

京賦曰百姓火德不能忍是用息有於漢善詩曰

天鑒在國語註曰鑒察也南都賦曰靈鑒無

私賈逵國語註曰鑒察也南都賦曰靈鑒無

水白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

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

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善曰伊人謂張

良也無毛詩曰所謂伊人其代之猶應也尚書咎繇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志婉婉  
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志婉婉  
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高祖曰暉暉明貌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暉暉明貌  
下之業使吾之理鄭玄曰天靈圖曰攝天  
銷薄博蝕坎下隕撓楚搶薄蝕撓皆俞項  
見羽至公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良與伯  
羽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擊沛公沛  
公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力也九日諸侯  
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九日諸侯  
於隕猶落也薄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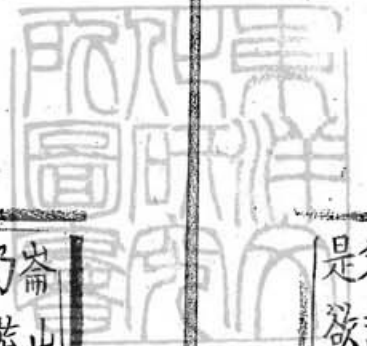


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良夜馳見良具告  
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  
數目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力也九日諸侯  
使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力也九日諸侯  
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力也九日諸侯  
九羽曰下薄蝕撓皆俞項  
雅曰撓星爵仇建蕭宰之都護儲皇翰曰高  
為官者將爭功不雍齒曰問請先封雍齒上  
謂計諸將又勸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  
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長安是謂定都又勸  
長安是謂定都又勸  
廣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  
良後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漢書曰

卷之二十一 一



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因勸上曰陛下  
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或謂呂后留侯善  
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  
畫計呂后乃使人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顧上  
有為客不能致四入則令太子為書早辭安車請  
人至上破點布歸愈欲易太子於是太子迎  
侍四人後兒遊乎煩曰吾求公幸卒避我今公  
何不自後太子者良本招此四君也肇允契幽  
力也又疏廣曰太子本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  
叟翻飛指帝鄉老濟父衣良謂游下邳圯上有  
矣後五日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  
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  
公兵法天下既定輕舉肇始允信幽事後赤松  
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事後赤松  
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  
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岷



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  
乃遊心帝鄉漢書曰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  
老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後五日與我  
可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又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而  
去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堯曰千歲厭世而  
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惠心奮千祀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肇始也允信惠心奮千祀  
清埃播無疆奮於千載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  
有無窮之義埃塵疆窮也善曰周易曰有  
乎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元武曰有  
歌曰清埃飛連日月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  
荒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成被八  
德被八德廣運乃聖乃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  
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





故能詠良也賦曰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

入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實賦曰婆

娑乎術藝之場項武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

方竦踊企望而己瞻時在豫章故云一盛觀但

善子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達離也

莊子曰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

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達離也

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

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道衢詞善曰禮記

曰周道四達尚書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繁之

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繁之

足不良能行也毛萇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詩傳曰良善也毛萇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善曰莊

止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

郭象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遠和

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胡言善曰列女傳曰魯

妻秋胡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

吾方採桑願以與夫悅之下車謂曰採

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使子遂

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秋胡使子遂

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使子遂

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以金與之乃悅路傍

不孝也而下去不自投河而死之是忘母

顏延年

去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

家見路旁有義婦人方採桑秋贈  
 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奉  
 夫人婦人金曰秋胡子遂去至家  
 願受人婦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  
 金遺母婦親往仕五年乃來桑者  
 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來桑者  
 路旁之婦不孝也妾金不忍見不  
 忘其母是去不孝也妾金不忍見不  
 詠之人遂去不孝也妾金不忍見不  
 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年  
 倚宜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  
 遠每相四寒銑日椅不生五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  
 至之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  
 谷雖自遠而相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  
 之感而合懷猶顧也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  
 其於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周昔也植  
 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



朝陽頌枝後鸞鷲劉向律別錄曰鄙衍在燕有  
 谷寒不生五穀鄰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  
 倚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  
 手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高  
 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響鶉冠言影  
 幽閑女作嬪君子室貌謂秋胡妻也嬪閑柔順  
 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胡妻也嬪閑柔順  
 義貌又曰窈窕幽閑也兩雅曰嬪婦也婉然峻  
 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霜翰之厲明惠豔淑等  
 朝日之美侔等也豔善曰貫猶連也傳玄有  
 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  
 注曰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姝者子在我  
 室之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遇此嘉會故  
 日之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遇此嘉會故  
 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燕居未及歡善  
 撥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善



作好良人顧有違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  
字謂夫曰良人違別也孟子善曰毛詩曰必燕  
婦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善曰良人出必厭  
道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毛詩箋曰顧念也  
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賦銑事所服千衣之服  
國仕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巾而處士所謂  
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  
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屨漢書蕭育  
與朱博為友長安詔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  
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戒徒在昧且左右  
詩緯曰陳王所起也王畿戒徒在昧且左右  
來相依起向使左未明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  
傳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驅車出郊郭行  
路正威遲曰翰曰威遲歷遠之貌善曰古詩



周道遠遲毛萇曰遠遲歷遠存為久離別沒  
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  
為長子歸當其二善曰蘇武詩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  
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  
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善曰毛詩曰嗟予子  
行役風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  
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  
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  
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曰  
叔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善曰  
春秋緯注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善曰阮  
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善曰阮  
詩曰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善曰阮  
東南下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善曰漢

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亡之諸侯游超遙行

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善曰楚辭曰超道遊予

今馬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

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詩曰昔我往矣良時

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良時

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也鄭孰知寒暑積

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鄭孰知寒暑積

僂俛見祭枯也善曰僂猶須也春榮秋枯

枯自自然之理冬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

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善曰陸機青蕪草也

草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賦曰坐隅人

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勤役從歸願反路導山

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導山

河謂復還也導從也昔辭醉善本作秋未素

今也歲載華落載華謂草已榮蠶月觀時暇

桑野多經過蝻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詩曰蝻

相經趙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即秋胡妻

也窈窕美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貞專貌胡妻

兮窈窕美貌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貞專貌胡妻

引也援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傾城之貌向曰

曲也顧善曰秋胡停駕而觀弭節按也中阿路之

絕世而獨立不顧傾城再顧傾人國寧知

事善本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翰曰闕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善曰  
 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揚德祖書  
 曰所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  
 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闕何以慰吾心廣  
 雅曰珠閣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  
 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  
 平生猶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秋胡  
 少時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秋胡  
 前如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  
 其心捨棄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末從之路也李  
 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成鳧藻  
 以進樂子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  
 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眺而相親成為親也予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  
**金玉聲**絕其六義也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  
 大賂南金鄭文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  
 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



爾音而無金玉高節難久淹竭列來空復辭  
 良曰婦既善志高故難久留竭去也空復辭無  
 所得也高其節劉向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  
 厲女之自高其節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  
 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八室問何之  
 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  
 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  
 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之所在堂燕亥織女詩曰  
 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歲曰正位居  
 室楚辭曰浮雲兮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容與導余兮何之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  
 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  
 日出之東隅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濟曰  
 收之桑榆隅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濟曰  
 妻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前持其有懷誰  
 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有懷誰

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

日不思鄭玄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

無時豫秋至恒早寒魏王豹至明發動愁心

以遺兮離居爾雅曰魏王豹至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曹子建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每及

皆秋胡顏貌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

歲既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高祖曰遊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子悲故鄉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琴瑟為

於調起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善曰高張生於絕

辭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物之論曰琴瑟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

會之論曰琴瑟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

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何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

愆善本作諸已濟曰愆猶失也善曰繁欽

待光塵周公羊傳曰歸妹言之而退楚辭曰解佩纒

以結言周易曰歸妹言之而退楚辭曰解佩纒

傳注曰學失也論語曰百行之也終始也孔氏君子

失明義誰與偕沒齒言怨其俱沒齒年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

夫婦之義也論語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記

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記

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記

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記



其九也詩曰賦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禮干有禮  
 女也詩曰賦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禮干有禮  
 也妻愧於此詩曰賦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禮干有禮  
 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  
 比之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  
 風夜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  
 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  
 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記

### 五君詠五首

劉年甚愆憤於彭城王出詠述竹林七賢  
 以不自喻山濤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  
 不夜彭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延  
 言於彭城王義康出詠述竹林七賢  
 年甚愆憤於彭城王出詠述竹林七賢  
 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述竹林七賢  
 物故翻有可論途窮能無慟詠述竹林七賢  
 物故翻有可論途窮能無慟詠述竹林七賢



履薦不入官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  
 也自序

### 阮步兵

曰翰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善  
 乃以步兵校尉缺厨中甚奇斛酒  
 乃以步兵校尉缺厨中甚奇斛酒

### 顏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鑑亦洞  
 也識心之別名甚然不動謂之  
 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詞皆親喻寓寄也善曰賦榮緒晉書曰籍  
 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沉醉日多善屬文

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  
 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

始調終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始調終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始調終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嫂  
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讓之籍曰禮豈為我設  
邪所以驚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  
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  
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  
然曾不經曉籍乃對之長嘯清韻寥亮蘇門  
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用若鸞鳳之  
音焉毛詩曰笑籍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  
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有禮讓之籍曰  
豈為我談邪籍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  
越禮自放賈逵國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語注曰越賈逵國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鏡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  
人物當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  
榮緒反此迨年自託以誕不為窮者善曰玄  
遠口不評論臧否人跡所窮輒慟哭而返率  
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率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人者之  
謂孫叔教曰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莖  
也楚辭曰賦曰正陽而含朝霞食朝霞形解驗  
相如大賦曰賦曰正陽而含朝霞食朝霞形解  
仙吐論知疑神士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  
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  
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  
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公矣又顯  
著養生論則可謂知疑神之道也善曰顯  
凱之熱康讀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也東  
海徐寧師之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問焉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茲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聖人皆形解公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中  
散傳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向子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

神人  
向子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  
散傳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聖人皆形解公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中  
茲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問焉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海徐寧師之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寧夜  
凱之熱康讀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也東  
著養生論則可謂知疑神之道也善曰顯  
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公矣又顯  
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  
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叔夜寧夜寧夜寧夜  
仙吐論知疑神士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  
相如大賦曰賦曰正陽而含朝霞食朝霞形解  
也楚辭曰賦曰正陽而含朝霞食朝霞形解  
謂孫叔教曰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莖  
陽秋曰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莖  
謂孫叔教曰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莖





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膏作酒德頌雖  
伶好飲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鮮將同  
此美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乘謂中心也  
蒼頡篇曰衷  
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善  
字仲容籍之遊官也與籍俱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  
善本秀翰曰咸字仲  
容青雲器高

大者公也秀美也善曰青雲言高遠也史記  
太史公曰夫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  
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  
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  
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  
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長短所發後掘得古銅尺度之善必今尺短四分

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鍾磬也善曰傅暢晉  
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  
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金聲不  
合雅懼非德政中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致後掘得古銅尺度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於易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奴  
傳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九樂  
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九樂  
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則曰咸樂至  
樂郡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則曰咸樂至  
原人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則曰咸樂至  
官人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則曰咸樂至  
傳曰醉不覺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  
之於鄭名曰山濤啓事曰咸若醉向秀曰  
迷於鄭名曰山濤啓事曰咸若醉向秀曰  
妙絕於時鄭玄毛屢薦不入官之職必  
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官之職必  
出守不能首薦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





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善曰曹  
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  
不能指麾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  
言為  
易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贊曰昂性矜因事左  
遷咸為始  
太守

### 向常侍

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淡薄

也謂秀志於著述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善曰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書濟曰好玄所謂秀讀

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莊子

入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出窮外焉

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



舉園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邑與呂安灌

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俱供酒於邑與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飛流連

貌張衡觸體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流連

河裏游惻愴山陽賦曰良曰秀嘗與嵇康居

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思舊賦也河裏內

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河裏內

漢書班伯曰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

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

舊賦曰濟黃河以流舟經山陽之舊居

###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三川河洛伊也皆色居豪華  
五都立均官更名雅陽邯  
鄲臨滏宛成都也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朝市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於市故曰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金之此有百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於市善曰漢書夏侯勝常謂其取青紫如病不明經於市善曰漢書夏侯勝苟明其取青紫如病不明經於市善曰漢書夏侯勝飛薨各鱗次善曰薨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吳都賦曰飛薨外互李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允辟雍賦曰擯羅鱗次仕子飄華纓游容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雲之至也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疎余駕乎八冥廣雅曰華組之纓楚辭曰有爛鄭玄曰明攔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星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因子方怪而



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至賓御紛颯香鞍馬蓋尚書中侯曰颯香衆盛貌善曰孔安國尚光照地書傳曰颯香衆盛貌善曰孔安國尚

於鞍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君平獨寂寞身世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曹長君平獨寂寞身世

兩相棄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棄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請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嚴公以請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五言

虞子陽向曰虞義集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



為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曰義字子陽會稽善曰虞義集序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

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謂馬出旄旌有汗馬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伐鼓漢書公孫弘曰

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長城地勢險萬里與

雲平窮善本字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虜曰

奴也幽并二郡名白露變為霜侯飛狐白日

晚濟汗高秋八九月名白露變為霜侯飛狐白日

晚濟汗高秋八九月名白露變為霜侯飛狐白日



漢書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

說文如淳曰陰雲覆日名羽書時斷絕刀彫斗書

夜驚通銑也刀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

也楚擊漢行秋曰黠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

銅作鑣受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持行名康曰

斗今在鑣受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持行名康曰

庫中鑣音遙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作善本

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善曰周

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

得圍楚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雲屯士萃士魚麗萬六

三十一日

郡兵翰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  
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也善曰天子賜  
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  
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與大  
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  
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  
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趙充  
城隴西天水郡也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笳蕭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  
山名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  
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起骨都先自  
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骨都先自  
涉之曰逐次亡精名自警警伏也逐皆匈奴侯  
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警馬文  
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  
亡魂精玉門罷斥侯甲第始脩營名匈奴破



故斥侯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  
謂第一之宅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  
關又曰李廣遠斥侯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  
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登翰  
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登翰  
也十六分曰庾言粟多也善曰論語曰子  
華使於齊舟子為其毋請粟子曰與之庾包  
咸曰十六分上為庾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百行已見上文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虧盈  
向曰天恒盛也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虧盈  
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  
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也良曰激楚歌舞  
云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設激楚  
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  
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當  
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當  
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圖銑曰天子思其功雖



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善曰  
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  
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 百一詩一首

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  
曰百一詩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詩故  
詩百數又孫盛晉陽秋曰道蓋有詩五  
言詩百三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  
多傳之據此二篇文不得以百一詩  
而稱百一也今書七篇或謂百一詩  
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  
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  
百一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

### 百一詩

#### 應休璉

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  
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  
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  
善曰文章錄曰璉字休璉博學  
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  
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  
典著序曰文章志曰璉汝南人  
也詩序曰下流

####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甚也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君子慎厥終惟  
始其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始其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善曰恨居下  
善曰恨居下  
善曰恨居下



韓子曰說之以名高三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  
誼前者墮許規切善字官去有人適我問良曰  
罷官也問里門也善曰善曰田家無所有酌  
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揚暉書曰酌麥醴燔乾魚蔡  
然樂在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銑曰承明  
其中矣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  
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  
侍中故云三入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  
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所  
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  
以占鹽此土是謂仁智居間曰此仁智謂有山之  
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郭璞曰  
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  
隱度之也論語曰智文章不經國筐篋類無  
者樂水仁者樂山



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  
序孫叔敖曰筐篋也漢書曰燕用等稱才學

往見歎譽學往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  
尺書乃用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

避席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善曰孝經曰曾子  
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宋人遇

周客慙愧靡所知善曰本得燕石於梧臺之東  
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

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  
也亦多矣皆諷朝廷之無士有其位無其才

類宋不懼手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  
類宋不懼手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



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  
周客開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  
寶華價十重中十襲客見倦而掩口盧胡而  
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而  
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 遊仙

####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處亂朝思游仙

去世故為是詩敬祖善曰臧榮緒

博學多問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為相

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為相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善曰古亭亭高貌



陵上栢亭劉公幹贈從弟詩光色冬夏茂根抵

無凋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

常溫山松栢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

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翰曰吉士

其高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

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

眺夫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

連翩御飛鶴良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

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

遊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

月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之不得到舉手謝時入數日而去立祠與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軒天下能友於道  
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以上修德思  
或為友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  
曰續連御使馬也暗暖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字樂長懷慕仙類眇善本字然心餘  
民字抗舉也綿邈遠兒善曰廣雅曰抗舉  
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  
綿曰細微之思也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  
九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  
銖纓絃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  
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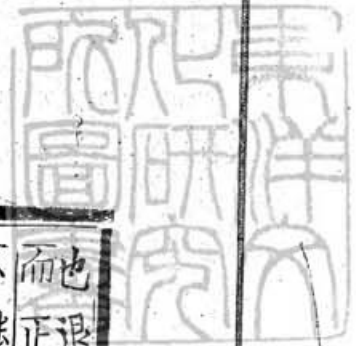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

託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  
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曰居之  
林久矣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武侯曰  
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世無悶東  
十洲記曰周易曰龍德而隱世無悶東  
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  
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臣常  
挹清波陵岡掇丹雘 拾黃草也良曰陵上掇  
長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本草曰  
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九草之初生曰  
美故曰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  
丹美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雲梯城也  
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梯而上  
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張





為湛列子注曰班輸漆園有傲吏菜氏有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  
幣迎許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巫去無汗我  
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  
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  
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制能免於患  
乎投其畚而老萊乃隨而去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  
園吏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許以  
相莊子笑謂楚使者曰巫去無汚我楚列女傳  
曰葉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  
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  
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制能  
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進則保龍見退  
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進則保龍見退  
則觸藩羝也曰易云九二見龍藩羝退  
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義不可  
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求不可



也退謂處俗也又曰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  
而正中也者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  
不能遂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伯夷叔齊  
無人恥武王伐君之外不為夷齊守此首陽  
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首陽  
故長揖謝之而去善曰左氏傳曰魯人  
畢使高謝之而去善曰左氏傳曰魯人  
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  
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  
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向曰青谿山名道  
庚仲雍荆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善曰  
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  
遊仙詩嗟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  
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  
所言者璞偃稱善曰史

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子序曰周時有  
 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子言其翹跡企  
 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翹跡企  
 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其翹跡企  
 穎陽臨河思洗耳之說昔堯朝許由於潁澤  
 穎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閻闔西南來  
 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善乃臨河洗其耳翹  
 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潁澤之中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穎川之陽琴操  
 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由之潁川之陽琴操  
 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閻闔西南來  
 潛波渙鱗起魚鱗曰允為閻闔善曰閻闔風已見  
 西京賦高誘曰允為閻闔善曰閻闔風已見  
 風周易曰風行水上為閻闔靈妃顧我笑粲然  
 落玉齒鄭玄曰靈妃窈窕也毛詩曰顧我則笑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粲  
 說君者吾未嘗塔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粲



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良曰襄備古之賢  
 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善曰  
 纓从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  
 蹇脩而媒理也  
 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言珍禽芳草遙相輝映可  
 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

蓋一山  
 向曰綠蘿松蘿也  
 善曰陸機毛詩  
 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

清絃放情凌霄外  
 翰曰冥幽藥蒙  
 天也蒙藥蒙

把酌也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  
 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  
 遙魏文帝論曰飢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



煙濟曰赤松子者古仙人鴻鳥也善曰列仙傳  
 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歌曰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待者歌曰  
 遂乘萬龍輶馳騁野乘煙古白鴻頌曰  
 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  
 茲亦秋介左挹浮丘袖右拍普洪崖肩良曰  
 矯翮紫煙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洪崖並仙人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子喬以上嵩高山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洪崖立而指麾神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其子度日向與博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龜鶴之壽皆千歲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禮鶴小正曰蜉蝣朝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龜鶴壽有千百之數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鶴曲頸而息龜潛匿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服氣養生性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者法焉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

善曰楚辭曰貫鴻濛於東竭兮維六龍於扶

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扶

年壽也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

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年馳高誘曰代更也

也謝叙

吾生獨不化翰曰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

璞恨詞也八于善曰兩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

子歎曰雀八于善曰兩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

魚鼈莫不能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曰

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善曰魏

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敗然而感

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

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翔倒景然死者相

壘丘壘相望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令

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令

善本 向字 三舍 良曰 魯陽 公與 韓 難 戰 酣 日

二得 八宿 一宿 為 善 曰 舍 璞 愧 無 此 德 迴 日 使

反三 舍許 慎曰 二暮 援 戈 而 宿 靡 之 日 為 魯 陽 公 與

哀年 蕩撫 心獨 悲吒 善曰 論語 子鉞 曰 吒 數 聲

逝者 如斯 尚書 曰 日月 逾邁 論語 子鉞 曰 吒 數 聲

楚辭 曰 憂不 暇兮 寢 食 吒 增 數 兮 如 雷

逸翮 思拂 霄迅 足羨 遠游 疾也 曰 逸 輕 霄 天 迅

資必 好仙 者之 道善 曰 逸 翮 思 拂 霄 天 迅

增瀾 安得 運吞 舟瀾 曰 清 源 水 源 也 增 高 也

小水 不能 運吞 舟瀾 曰 清 源 水 源 也 增 高 也



俗不 足容 乎仙 者劉 公幹 贈 徐 幹 詩 曰 方 塘

孟清 源楚 辭曰 谿谷 蕪 巖 水 增 波 韓 詩 外 傳

難閣 投濟 曰特 達美 兒珪 璋 雖 特 達 明 月

亦猶 有此 特達 之善 曰珪 璋 明 月 皆 喻 仙 也 言 珪

璋者 雖有 特超 俗之 譽非 無 捕 影 之 譏 禮 記 以 喻

子曰 珪璋 有特 達德 也鄙 陽 上 書 曰 明 月 之 記 孔

夜象 莫之 璧以 閣投 人於 潛 穎 怨 青 陽 陵 若 哀

道象 莫之 璧以 閣投 人於 潛 穎 怨 青 陽 陵 若 哀

素秋 翰曰 穎若 皆草 木也 生 潛 隱 之 處 則 怨

早及 不言 仙俗 殊事 異宜 與此 相 類 善 曰 言

至也 類穎 隱在 幽潛 而 結 晚 臻 陵 若 哀 浮 生 之

曰春 為青 陽又 曰若 蘿 陵 若 也 素 秋 已 見 上 文 雅



悲來惻丹心零淚綠纓流  
 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  
 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  
 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之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其有災乎夫黃川之鳥  
 是也三善曰國語曰使國海鳥祭之展禽曰於魯東門

藏文仲之難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禮之  
 以夫廣川之鳥毀常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之

乎夫廣川之鳥毀常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之  
 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知風而避其災也賈逵注

雜縣也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  
 曰爰居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

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不銑曰此中神仙為之

見其金銀臺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  
 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  
 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

丹溜石脂流也揮以手揮也  
 傳曰陵陽子明者銍御人也好釣魚於

遠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明  
 事見太一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

帝師見於周穆王亦能善補導師之事謂以手揮  
 齒落復生事老亦云老師之髮白復黑

見使人金案王杯自來人前不姮娥揚妙音  
 洪崖額感其願歌曰姮娥古仙人也妙音謂善

聽合律故點其願也善曰姮娥古仙人也妙音謂善  
 死之藥於西王母端娥竊而奔月許慎曰端

見其金銀臺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  
 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  
 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

丹溜石脂流也揮以手揮也  
 傳曰陵陽子明者銍御人也好釣魚於

遠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明  
 事見太一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

帝師見於周穆王亦能善補導師之事謂以手揮  
 齒落復生事老亦云老師之髮白復黑

見使人金案王杯自來人前不姮娥揚妙音  
 洪崖額感其願歌曰姮娥古仙人也妙音謂善

聽合律故點其願也善曰姮娥古仙人也妙音謂善  
 死之藥於西王母端娥竊而奔月許慎曰端

見其金銀臺闕而已善曰吞舟之魚已見  
 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其神尊也西陸秋也禮記曰孟秋也孟秋之月其神蓐白道由後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也孟秋之月其神蓐白謂之司馬彪續漢書曰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陸道之秋朱義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陸道之秋漢書云日月御也河圖曰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日同謂道也春寒露拂陵菖女蘿辭松分秋分日月同謂道也春寒露拂陵菖女蘿辭松

栢良曰陵菖即陵上草女蘿兔絲也緣於栢南子曰斗指申則寒露拂陵菖已見上文毛詩曰南子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為寄生也

蘿也蘿松薜榮不終朝蟪蛄豈見夕花也朝榮暮落蟪蛄小虫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華莊生以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朝菌其朝生夕死

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芝草靈液玉山膏也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王孫列八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珍安期鍊五石安期曰王孫王子貴者八白礬曾青磁石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傷生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

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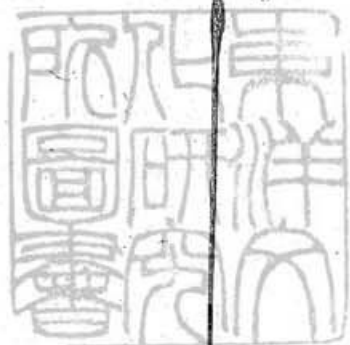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善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載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6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